



Chinese New

语文新课标必读

Course Standard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 莫泊桑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莫泊桑享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本书收录了他的经典作品。在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得到了精致细腻的描写。可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一幅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的生动写照。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 莫泊桑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译.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0. 6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5371-8207-2

I. ①莫… II. ①莫… ②北…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970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 莫泊桑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地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 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0印张 13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71-8207-2

印 数: 1—3000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Q.T.A.N.Y.A.N

这是一本结合中学语文新课标而编写的书籍。它收录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文章。如《真的故事》《羊脂球》《巴蒂斯特太太》《项链》《老人》《我的叔叔于勒》等。

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美誉的莫泊桑将短篇小说的趣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现实地揭露了他所在的社会。在他笔下，如战争、政变、普选等，各种社会事件，都得到了如实的表现；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上层人士的浮华奢侈，中产阶级的节俭，农村民众的纯朴自然，都得到了形象描绘。对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各种场景，如豪华的晚会、精致的沙龙、荒凉的原野、喧哗的集镇、森严的官府、热闹街道，都得到生动的写照。可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一幅19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风俗画，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非常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它具有其他版本所不具有的特点：一是本书的译文简洁生动，便于青少年阅读；二是文中许多作品配有新绘的插图，为读者欣赏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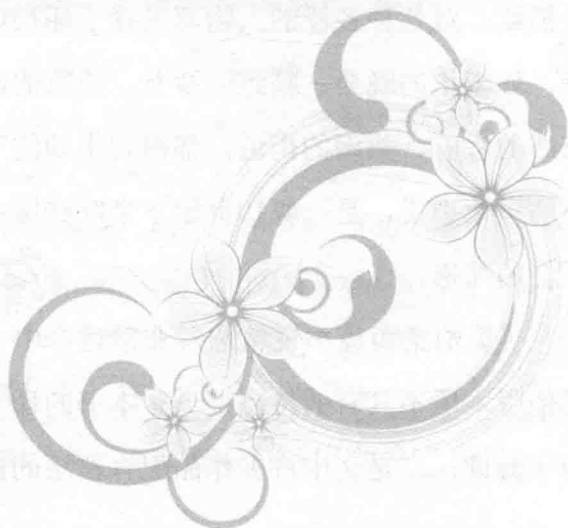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著增加了兴趣；三是所选作品正是符合中学新课标的要求，对于学生巩固课堂学习和增加课外知识大有益处。总之，本书力求从各方面满足读者需求。

由于编写水平所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做得更好。

编者



目 录

MOU LU

1 羊脂球	1
2 真的故事	20
3 项链	26
4 修软垫椅的女人	37
5 我的叔叔于勒	43
6 米龙老爹	52
7 皮埃罗	60
8 月光	66
9 遗嘱	72
10 巴蒂斯特太太	77
11 珠宝	83
12 一次政变	92
13 女疯子	102
14 绳子	106
15 两个朋友	113
16 一场决斗	122
17 俘虏	128
18 骑马	139
19 老人	147

羊脂球

好几天过去了，战败的军队颓废地回到了城里。其实那已经不算是什么部队了，只剩下了一些疲惫不堪的散兵游勇。至于他们的长官，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他们才成为了军人。由于他们大多富有，所以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身都佩挂着武器，穿着镶嵌金线的法兰绒军服，讲话时声音洪亮，经常讨论作战计划，并断言垂危的法国全是靠了他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的肩膀才得以支撑到今天。据说，鲁昂现在已经不安全了，因为普鲁士军队快要进来了。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在近郊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候还会不免开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哪怕是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稍有动作，他们就准备开战。在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在敲门，跟着便走进屋里。这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对战胜者必须和颜悦色，百依百顺。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由入侵者所造成的恐惧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平静的气氛。在很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和主人在一个餐桌上畅饮。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内心是十分厌恶战争的，参加这场战争是身不由己的。人们当然对他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更何况有朝一日也许还需要他的保护呢。再说，笼络好了他，说不定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一切都得听凭他的摆布，那又何必去得罪他呢？于是，在公共场合，大家视同陌路，而在家里就谈笑风生，以致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待在主人家里壁炉



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渐渐地，城市本身也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面貌。法国人依然不常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在街上已经比比皆是。入侵者用尽各种手段迫使全城居民都屈从于他们铁的纪律，可是据说他们在胜利的进军中所干的勾当，在这里却一件都没有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大商人想重新经商的念头又蠢蠢欲动。有几个商人在当时还被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有大笔投资，所以他们很想试探一下，从陆路先去迪耶普，然后再从那儿搭乘海船转赴那个港口。他们借助于几个熟悉的德国军官的势力，终于从总司令部弄到了一张离境许可证。于是，为了这趟旅行，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他们决定在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以免招来许多人围观。

大概有好多天了，因为天气的严寒，地面的土冻得硬邦邦的。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来自北方的乌云，带来了一场大雪，从下午一直不停地下到晚上，接着又下了整整一夜。清晨四点半，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似乎还沉浸在睡眠的困倦中，他们身上披着毯子，可是还是因为寒冷而发抖。在黑暗中他们彼此认不出对方。不过有两个男人相互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交谈起来。

一个说：“我的妻子会和我一起去。”

另两个说：“我也带走。”

“我也一样。”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是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风灯不时地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接着又马上钻进了另一扇门。可以听见马蹄踩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上有厩肥和垫草，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那几位被冻僵了的财主都不说话了，他们一动不动地、直愣愣地呆在那里。

马夫提着小风灯又出来了，手里牵着一匹垂头耷脑不想跟着出来

羊脂球





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系上缰绳，又围着马车周围转了很久，才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只手提着风灯，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正当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发现那几位旅客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已盖满白雪，他对他们说：“怎么不上车啊，至少车厢里没有风雪。”

刚才，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可以上车，一经提醒便一窝蜂拥了过去，那三个男人先把他们的妻子安顿在车厢的尽头，随后自己上了车，接着是另外几个戴着面纱的、模模糊糊的身影也跟着登上车，坐到剩下的几个空位子上，互相之间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马车走得非常的缓慢，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行进着。厚厚的积雪埋没了前进的车轮，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低声呻吟，有时候鞭子突然抽打在一只圆鼓鼓的马屁股上，马儿便用力地往上一耸。

这个时候，天色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亮了起来。在车厢里，借着清晨黯淡的光线，大家相互好奇地打量着。在车厢里面最舒服的座位上，坐着的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鸟先生夫妇，他们俩正面对面坐着打瞌睡。鸟先生原是一家商店的伙计，东家做生意破产以后，他盘下了铺子，后来发了财。他专门把劣质酒以低价批给乡下来的零售商，因此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间，他被看作是一个狡猾的奸商。他的妻子是个高大、强壮、行事果断的人，她说话嗓门大，一会儿一个主意，掌管着店里的一切事务和财务。他们两人身旁坐着的是卡雷·拉马东夫妇，他俩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拉马东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界举足轻重。拉马东太太比她的丈夫要年轻得多。此刻，她坐在丈夫的对面，正神情沮丧地看着简陋的车厢里惨淡的情景。坐在他们俩身旁的是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气度不凡的老绅士，他在服饰上精心打扮，想方设法突出他和亨利四世国王的天生相似之处。布雷维尔伯爵和拉马东先生一样，是省议会的议员，是全省奥尔良派的代表。他怎么会娶了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这件事始终是个难解之谜。不过伯爵夫人雍容大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据说她还曾博得过路易一菲利浦的一位王子的垂爱，



所以整个贵族阶级对她都热情相待。她家的客厅在本地始终是首屈一指，是唯一保持着昔日高雅情调的地方，要踏进去是很不容易的。布雷维尔家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有五十万法郎的收入。

坐在这辆车上的游客大体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社会上有丰厚收入、生活安定、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是一些信奉宗教，崇尚原则的正人君子。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三位太太全都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坐在伯爵夫人旁边的是两位修女，她们手里拨拉着长串的念珠，嘴里嘟哝着《天主经》和《圣母经》。其中年老的一个满脸都是麻子，仿佛曾迎面挨过一大片霰弹子儿似的；另一个很瘦弱，脸蛋漂亮，但病容满面，胸部瘪塌。坐在两个修女对面的一男一女，他们就是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那个男的颇有点名气，是被称为民主党人的科尔尼代，也是一切有身分的人眼中的危险人物。而至于坐在一旁的那个女人，是一个被大家称作婊子的人。她由于过早的成熟和过分的丰腴而出了名，得了个名符其实的绰号叫“羊脂球”。她身材矮小，浑身各部分都是圆滚滚的，胖得要流油，连一个个手指也是肉鼓鼓的，只有在节骨周围才有点凹陷，就像是几串短香肠。她皮肤绷得紧紧的，富有光泽，丰满的胸脯隔着连衣裙高高耸起。尽管如此，她还是很诱人，追逐她的人多如牛毛，因为她那鲜艳娇嫩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觉得可爱。她的脸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芍药。脸蛋的上部，闪烁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四周遮着一圈又长又浓的睫毛。脸蛋的下部是一张窄窄的迷人的小嘴，嘴唇滋润，仿佛就为接吻而生。据说，她还具有许多难以估量的极其宝贵的优点。

当别人认出她的时候，在那几位正派女人中间马上就出现了刚才所没有的骚动，什么“婊子”啦，“社会的耻辱”啦，尽管这些话是私下里说的，但声音却高得使她不禁抬起了头。她把同车人扫视了一遍，目光大胆且富于挑衅意味，于是车内马上便安静下来，大家都低下了头，除了鸟先生，他还是在用一种轻佻的眼光窥视她。可是时间过去没多久，那三个女人的谈话又开始继续了。也许是因为车内出现了妓女，促使她们突然间发现了好多话题，她们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马车走得很慢，到上午十点钟还没有走出四法里。大家开始担心起来了，因为原来打算到托特吃午饭，而现在看来天黑以前赶到那儿已经没有指望了，每个人都在留意，想在大路旁发现一家小酒店。这时候驿车突然陷进了一堆积雪，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它拖出来。

大家饿得两眼都失去了光泽，可是却看不到一个小饭馆或是一家小酒店。最近，因为普鲁士人的日益逼近，饿慌了的法国军人又经常路过，所有的生意买卖都给吓跑了。大概到了下午一点钟的时候，鸟先生已经公然说出他饿的前胸贴后背了。显然地，大家也饿得和他一样难受，想吃东西的强烈欲望不断增长，使大家失去了谈话的兴致。不时地有人打呵欠，一个人打了之后，另一个几乎马上就跟着打。

羊脂球不时地弯下腰去，好像在裙子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她每次都看看旁边的人，迟疑片刻，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了身子。那些人的脸都是苍白的，皱眉蹙额的。鸟先生声称他宁愿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妻子做了一个好像表示反对的手势，可是立即又安静下来。每次听到要破费钱财，她总是心里不好受。伯爵说：“我的确也感到不太舒服，怎么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然而科尔尼代倒是带着一壶朗姆酒，他把这壶酒奉献出来，大家却冷冰冰地回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了，喝了一点儿，在归还酒壶时道谢说：“真是不错，可以暖暖身子，也可骗骗肚子。”酒一下肚，他的兴致又来了。两个修女已经停止念经，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直愣愣地低头望着地面，想必是在领受上天赐给她们的痛苦，并以此作为对上天的奉献。

下午三点钟，马车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连一个村子也看不到。羊脂球突然弯下腰去，从长凳下面拖出一只盖着一块白色餐巾的大提篮。她先从提篮里拿出一只小瓷盆，一只小银杯，随后又拿出一只大瓦钵，里面盛着两只已经切成小块的子鸡，四周是结了冻的酱汁。大家看到提篮里还有别的一包一包的好东西：什么馅饼啊、水果啊、甜食啊，等等。在这些食品包包的中间还露出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一个鸡翅膀，就着一个小面包，慢慢地吃了起来。



此时，她身上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接着，食物的香味很快就传开了，刺激得大家都张大了鼻孔，口水涌到嘴里。几位贵妇人对这个姑娘的憎恶已经到了残酷的程度。可是鸟先生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只盛鸡的瓦钵不放。他说：“简直太好了，这位太太想得可是太周到了。”

羊脂球抬头望着他说：“您想来一点吗，先生？”

他欠了欠身子说道：“说句老实话，我实在撑不住了。太太！”随后他向四周瞟了一眼，接着说：“像现在这种时候，遇到乐于助人的人，可真叫人高兴。”

他把身边的一张报纸摊了开来，以免弄脏裤子，随后掏出他一直揣在怀里的一把小刀，用刀尖挑起一只裹满了冻汁的鸡腿，用牙齿把它撕碎，然后有滋有味地细嚼起来，在车厢里引起一片懊丧的叹气声。不过这时候羊脂球又用谦卑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和她一起分享她的便餐。她们俩马上便接受了，连眼皮也没有抬，只是叽哩咕噜地表示了一下谢意，便吃了起来。科尔尼代也没有拒绝他这位邻座女旅伴的邀请。几张嘴不停地张开闭拢，闭拢张开，狼吞虎咽般地咀嚼吞咽。

此时的鸟先生吃得特别的起劲，当然他也不忘悄悄地劝说自己的妻子也吃点。她拒绝了好一会儿，只是因为后来胃肠抽搐得痛苦难当，才屈服了。于是她的丈夫用非常婉转的话语，请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他的妻子。羊脂球回答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一面满脸堆笑地把瓦钵递过去。

当第一瓶葡萄酒的瓶塞打开以后，出现了一个难题：人这么多，酒杯却只有一个。于是只好前一个人喝过以后把杯子抹一下再传给后一个人。唯有科尔尼代，偏偏故意就着羊脂球嘴唇刚刚沾过还没有干的地方喝，这无疑是为了向她献殷勤。

突然，棉纺厂老板的年轻妻子一声长吁，只见她脸色白得像车外的积雪，双眼紧闭，脑袋耷拉，已经晕了过去。她的丈夫吓得慌了神，恳求大家帮忙。大家都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候那位年纪比较大的修女，托起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轻轻放进她的嘴唇间，让她喝下几



滴酒。那位美丽的太太蠕动了一下，睁开眼睛，露出一丝笑意，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告诉大家，她现在感到好多了。不过，为了防止复发，那位修女又逼她喝了满满一杯酒，随后说：“是饿昏了，没有别的原因。”

这时，羊脂球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她感到很尴尬，看着四个还在挨饿的旅伴吞吞吐吐地说：“天啊，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她不再说下去，怕自讨没趣，遭到侮辱。

这时候鸟先生开口说话了：“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应该相互帮助。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过夜还不知道呢！照现在这个走法，明天中午以前也到不了托特。”

那几个人还在犹豫，因为没一个人愿意承担接受这番好意的责任。还是伯爵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转过头去向着那个怯生生的胖姑娘，装出一副高不可攀的绅士派头，对她说：“我们领情了，谢谢，太太。”既然不得已吃了这个女人的东西就不能不跟她讲话，于是开始交谈了，起先还有几分保留，后来见她说话很知道分寸，也就比较随便了。布雷维尔太太和拉马东太太都是懂得人情世故的，知道怎样对她表示和气而又不失身份，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出一副跟任何人接触都不怕被玷污的贵妇人的亲切态度，显得格外和蔼。可是那个身强力壮的鸟太太的脑筋还是像宪兵那样顽固不化。她说得很少，吃得很多。

大家无聊便谈起了战争。他们讲了一些普鲁士人的残暴行为和法兰西人的英勇事迹。这些人自己在忙于逃跑，对别人的勇敢却都表示钦佩。很快各人又谈起自己的经历，羊脂球怀着真挚的激情，用姑娘们表达她们内心的愤怒时常用的激烈语言，把自己是怎样离开鲁昂的经过讲了一遍。

“我原来以为可以留在鲁昂的，”她说，“我家里储存了很多食品，我宁愿供养几个士兵也不愿背井离乡到处乱跑。可是当我一看见他们，这些普鲁士人，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把我气得火冒三丈，我羞惭得哭了整整一天。唉，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一定跟他们拼！我从我的窗口瞧着他们，这些头戴尖顶头盔的大肥猪，我的女佣抓住了我



的手，不让我把家具扔下去砸断他们的脊梁骨。后来他们要住到我家里来，第一个走进来我便扑上去掐他的脖子，掐死他们也不见得比掐死其他人难！如果不是有人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拉，这个家伙一定被我杀死了。打那以后，我只好躲起来。最后，我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上了这辆车。”

大家对她的行为大加赞叹。她的旅伴都没有表现得像她那么勇敢，因此她在他们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没过多久，几个人就把一提篮的东西全部吃光了。谈话仍继续了一会儿，不过东西吃完以后谈话气氛也渐渐冷下来了。

夜幕降临，车厢里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突然在羊脂球和科尔尼代之间有一下骚动，鸟先生的双眼在黑暗中搜索，他相信看到那个大胡子的人急速地往旁边一闪，似乎被人不声不响地、狠狠地打了一拳。点点火光出现在大路的前方，那儿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托特。马车一共是走了十三个小时才进了小镇，停在通商旅店前面。

车门打开了，一阵相当耳熟的声音使所有的旅客都吃了一惊，那是军刀皮鞘碰击地面的声响，紧接着是一个德国人在高声吼叫的声音。驿车虽然已经停稳，可是谁也没有下来，仿佛一出车门就会遭到杀身之祸。这时候车夫提着一盏马灯过来了，灯光一下子直照到车厢尽头里，照出两排惊恐不安的面孔。他们因为吃惊和害怕，都张着嘴、瞪着眼。在车夫身旁，灯光下站着一个德国军官。他用阿尔萨斯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们下车，口气很生硬：“先生们和太太们，你们愿不愿意下车？”

两位修女惯于服从任何命令，所以她们首先下了车。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出来了，后面跟着棉纺厂老板和他的妻子，再后面是把自己的大个子老婆推在前面的鸟先生。他的脚刚一落地，便对那个军官说了声：“您好，先生！”要说他这句话是出于礼貌，还不如说是出于审慎。那个德国人像所有有权势的人一样傲慢，瞅了他一眼没有答理。羊脂球和科尔尼代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是最后下车的，在敌人面前他们表现得严肃高傲。胖姑娘尽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那位民主党人用一



只微微颤抖的手使劲地捋着红棕色的长胡子，颇有点悲剧意味。他们懂得，在这种双方相遇的场合，每个人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所以想要保持一点尊严。德国军官命令他们呈验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证，那上面记载着每个旅客的姓名、体貌特征和职业，他对照着证件上记载的情况，把这批人一个个审视了很久。随后他突然说道：“好了。”说完便走了。

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他们的肚子早就在叫唤了，所以便吩咐旅馆准备晚餐。吃饭的时间终于到了，可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旅店的老板出现了。他问道：“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

羊脂球不由一惊，转身回答：“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立刻与您谈话。”

羊脂球感动微微地尴尬，她低下头稍许考虑了一下以后，便果断地回答说：“也许是找我，可是我不去。”马上，她的四周开始出现了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研究下达这道命令的缘由。伯爵走过来说：“您还是去吧，太太，因为您拒绝和他谈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不利，甚至对您所有的旅伴也没有好处。他叫您去决不会有什么危险，大概有什么手续忘记办了吧。”

所有人的看法和伯爵一样，一齐恳求她，催逼她，喋喋不休地劝导她，因为大家都怕她一时冲动可能会引起意外的麻烦，最后她终于被说服了，说：“好吧，我去，这可是全为了你们啊。”

她出去了。大家等她回来再开饭。每个人心里都有点懊恼，同时都在默默准备着，一旦叫到自己时应该说些什么恭维话。十分钟以后，羊脂球回来了，她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怒气冲冲地咕嘟着说：“哼！这个流氓！这个混蛋！”

大家都好奇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最后，她才神色庄严地回答说：“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不能说。”于是大家围着一个大汤盆坐了下来，汤盆里飘出阵阵白菜的香味。尽管刚才受了一次惊，这餐晚饭还是吃得很高兴。



一天折腾下来，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晚饭刚吃完便都去睡了。可是鸟先生已经觉察到一些事情，他服侍妻子上床以后，便走到门后，时而把眼睛贴到锁眼上往外瞧，时而又把耳朵贴上去听，想发现一些他所谓的“走廊秘事”。

约摸一个小时以后，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马上便去张望，看见羊脂球穿着一件镶白色花边的蓝色开司米睡衣出现了，她显得比白天更加肥硕。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烛台，向走廊尽头那个大号码的房门走去。这时候，走廊旁边有一扇门微微地打开了。几分钟以后，羊脂球回来时，光穿着衬衣和背带裤的科尔尼代跟在她后面。他们低声交谈，然后站住了。羊脂球好像坚决不让他进她的房间。鸟先生遗憾的是听不清他们在讲些什么，后来他总算听到了几句。

科尔尼代在急切地恳求。他说：“唉！您真傻，这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好像很生气，回答说：“不，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再说在这里干，更是一种耻辱。”

科尔尼代大概丝毫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为什么。

这一下她真的发火了，声音也更高了：“为什么！您不懂得为什么？那普鲁士人不就在这幢房子里，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吗？”

他不作声了，一个妓女，因为附近有敌人而坚决不让男人爱抚，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想必在他的心里唤起了他那奄奄一息的自尊心，他只是抱吻了她一下，便蹑手蹑脚走回他的房间。于是，整个旅店又无声无息了。

大家原已决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动身，所有的人到时候都汇集在厨房里了。可是马车仍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顶篷上盖着一层积雪，既没有马匹，也不见车夫。大家四处寻找车夫，但哪儿也找不到。于是所有的男乘客都决定到镇上去找。他们来到广场，广场的正面有一座教堂，两侧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里面有几个普鲁士士兵。他们先看到一个在削土豆皮，又看到一个在理发铺里打扫屋子，还有一个连腮胡子一直